

| 修订本 |

父亲 长长的一生

最翔实、最生动、最厚重的叶圣陶传记

叶至善 写

叶至善 写

父亲长长的一生

| 修订本 |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亲长长的一生 / 叶至善著. —修订本. 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5411-4030-3

I. ①父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叶圣陶 (1894~1988)
—传记 IV. ①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1041 号

FUQIN CHANGCHANG DE YISHENG

父亲长长的一生

修订本

叶至善 写

责任编辑 张庆宁
责任校对 韩 华
封面设计 任 熙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7mm×210mm 1/32
印 张 14.75
字 数 370 千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30-3
定 价 6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序

| 叶小沫 叶永和 |

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是我们的爸爸叶至善为爷爷叶圣陶写的传记。

2001年，江苏教育出版社准备再版二十五卷本的《叶圣陶集》，他们和爸爸商量，希望再版的时候能增加一本叶圣陶的传记作为第二十六卷。2002年下半年，爸爸向出版社交齐了修订好的二十五卷本的文稿，开始了爷爷传记的写作。这一年爸爸八十六岁，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体力严重透支，但是他不能停歇。他在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开篇中写道：“时不待我，传记等着发排，我只好再贾余勇，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，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。”

于是爸爸伴着病痛，近乎不分昼夜地，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开始了传记的写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他每写完几页文稿，就让我们用电脑把它打出来，一遍遍地念给他听，一遍遍地修改，直到句子听得通顺上口，意思写得清楚明白，才肯再往下写。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累垮了，在全神贯注写稿子的时候，他似乎忘了浑身的疼痛，连平日里急促的呼吸，都变得舒缓而平稳。可是一放下笔，他累得连脱鞋的劲都没有了，一头倒在床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把速效救心丸放进嘴里。那时候他把什么都放在了脑后，连胡子也顾不得刮，浓浓的须髯天天在长，又白又厚，足足有半尺多长。他颇有些得意，笑称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美髯公……两年以后，爸爸终于

写完了这本三十四万字的传记，他把文稿交给出版社就病倒了。

2004年末，爸爸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。他把书送给曾为他们父子俩动过手术的老院长吴蔚然，他说：“我父亲对我的关心和教育使我受益终生，我应该写一本书来纪念他。”一年后爸爸过世。

爸爸是爷爷的长子，幼年时在爷爷的关注下学步识字，少年时在爷爷的辅导下学做人作文，青年时和爷爷一起编辑书刊，新中国成立后和爷爷一起活跃在文化界和出版界。爸爸跟爷爷生活了七十年，一起经历了所有的国事家事。他清楚爷爷的理想和追求，他知道爷爷的为人和处世，他懂得爷爷的喜怒哀乐，他了解爷爷的文字和作品，所有这些都使爸爸在写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心中有数，笔下有神。这本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，写下了爷爷从出生到过世长长的九十四年，写下了儿子眼中的父亲——一个真实的、勇敢的、敢爱敢恨，一生都在追求光明，追求正义，以天下为己任的叶圣陶；一个工作上孜孜不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，生活中孝敬父母，关爱妻儿，把家庭时时放在心上的叶圣陶。

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初版时，责任编辑缪咏禾先生写文章说：“这本书是至善先生晚年创作的一个高峰。它叙写了上个世纪中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心路历程和道德风貌，展示了传主叶圣陶和国家、社会、事业、家庭等众多人际间的丰富关联和互动，书中叙写的种种人和事，既是对历史的记述，又对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传承意义。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出版已经十年了。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对这本书欣赏有加，和我们商量，希望能再版这本书。他们说，抗战八年，叶圣陶全家都是在四川度过的，书中用大量的笔墨，记录了一家人在那段艰苦岁月中的工作和生活，可见父子两人对四川都有着别样的情感。在这本书出版十年的日子里，

四川出版人愿意以再版这本书的方式，来纪念他们热爱的叶圣陶父子。这样的深情厚谊让人感动，我们欣然同意。新出版的书在装帧设计上更加精到，还增加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用作书的插页，这些改进都令人赞赏，在这里我们表示真心的感谢。

2015 年 3 月 20 日

《叶圣陶集》头一版共二十五卷，如今添上《传记和索引》一卷，成了二十六卷。主意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。他们说，如此规模的一部个人专集，该有一篇比较全面而且简要的作者传记，让读者阅读某一文篇的时候，能多少了解些作者在写作当时的生活、工作、感触、思绪，岂不是好？又说索引更不可少，某一文篇在哪一卷里，没有索引，叫读者往哪儿去找？第一版的缺漏，如今知道了，就应该一一补上，这才是为读者负责。缪咏禾同志不惮其烦，已经把索引编得了，还不许我谢，说本是责任编辑的分内事。可是该我分内的传记才写到辛亥革命那一年，离完工还远着呢。

传记想尽可能配合前边的二十五卷往下写。有些人 and 事，在某篇中已经由作者交代明白，我就写得概括些，甚至只略提一下，请读者参看某些文篇就算了。有些人 and 事，作者未曾提起过，料想读者希望知道，恰好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印象，我就适当写上一些。或详或略，说说容易，实做起来分寸很难掌握。专为了练这一手，我两年多来写了不少篇回忆文字，长的五六千，短的两三百，最短的数各卷中的部分插页说明；看来成绩平平，进步不大。可是时不我待，传记等着发排，我只好再贾余勇，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，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。

饭要一口一口吃。这篇传记还得分成好多段，一段一段地往下写。给插页写说明的时候，我绷着一副编者的面孔，实在太吃力。

现在写传记，请允许我回到做儿子的位置上，把父亲唤作“父亲”，把父亲的朋友唤作“先生”，……所有的称谓都复了原，下笔的时候可以省却一些徒劳的思虑。篇名就用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。父亲活到九十四岁，临终前，头脑尚不糊涂，这一生真活得够长的。

这七百来字，就算作序。

二〇〇三年一月五日

01

父亲的一生虽然那么长，但是传记还得从他出生写起，而且得把家门交代清楚。想起中学时代看过不少西欧的长篇小说，主角出场之前，作者不厌其烦，把他父系母系祖宗三代，一一交代明白，好像特意给当时新兴的遗传学研究提供实证似的。细细读来固然颇有趣味，过于啰唆也只得草草翻过。我如今做的，不也是这件营生吗？幸而我们这一支没留下可查的家谱，不必从尽人皆知的那位好龙的叶公写起；人口又不繁孳，也啰唆不到哪儿去，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。

记得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一回家史。她说：“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，齐门外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。上代头开了月生猪行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，出出进进，哪一天不是好几十，你说罪过勿罪过。结果倒好，长毛来了，一把火烧个精光，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，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，一下子都逃散了。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，别的人都死在外头了，尸骨无存。”祖母说到叶家，头

里总得加个“你们”，这是她母亲的口吻，这位朱老太太大概认为她女儿不太能干，甚至太不能干，先是舍不得女儿出嫁，等到年龄过了头，非出嫁不可了，做母亲的更放心不下，跟到了叶家来帮女儿——就是我的祖母——料理家务，直到八十六岁过世。那时我已经五岁，还记得穿上白布大褂，跟在也穿白布大褂的父亲后头，把老太太的灵柩送到朱家来接的船上。

祖母说的堂兄弟俩，哥哥就是我祖父。老人家名仲济，字仁伯，一直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先生，主要管收田租。父亲是甲午战争那一年——一八九四年十月廿八生的；祖父已四十七岁，都说是老来得子；祖母也年将三十，她是我祖父的第二个续弦。前头那两位，一位不知死于什么病，一位是难产，把肚子里的孩子一同带走了。因为有这么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，我父亲排行第二，小名“二官”。后来他刻过一个小小的便章，阴文“叶二之章”四个篆字。生了我父亲之后，祖母又生了两个女儿。大的在十三岁上死于暴病，好端端的，忽然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，没挨到天亮就断了气——这也是祖母告诉我的。因而我只有一位姑母。父亲在过世前五年写的《略述我的健康情况》，有一段列举年逾古稀的长辈，父系的母系的都说到了：寿最长的数我的祖母，九十六岁；居第二的是我祖母的母亲，八十六；我祖父和他的母亲并列第三，都是七十二。最后特地附一笔，提到自己的妹妹——我的姑母。父亲说：“她小我八岁，健康情况比我差，可是饮食起居还如常。”姑母一九八五年就亡故了，临终前，父亲让我陪着去医院探望，她面容非常消瘦，神志已经不清了。父亲那篇“略述”是一九八三年年底写的。他说：父系母系中高寿的人数如此之多，可能是他们兄妹俩都年逾八十的因素之一。我看不仅“可能”，而且“必然”。所以我不注意锻炼和保养，把宝全押在了这个不可捉摸的遗传因子上。

祖母讲家史，明明说我祖父有个堂弟，父亲这篇“略述”却半

句也没提到，大概因为对祖父和父亲这一房来说，他的老叔和婶母已是旁系，他们俩都在六十前后过世了。这位老叔是教书先生，名朝缙，字绶卿。婶母不能生育，肚子里长了个瘤子，为了有人服侍，领养了一个女儿，我父亲才有了一位堂姐。在民国初年的日记上，还记着堂姐出嫁那天，由他跟着花轿送她去男家的情景。过了不久，老叔的东家迁居上海，也许做了官，也许为了经商，总算把老叔带了去。书用不着他教了，子弟们都进了洋学堂，专让他书写各方面的应酬信牒。把个病恹恹的老伴撇在苏州家里，叫他怎么能安得下心来。父亲在上海尚公学校的日子，隔两三个星期去看老叔一趟。那东家很阔绰，底下人也不少，却从没有人打过招呼，倒出一盅茶来。叔侄俩谈些什么，还得找附近的茶馆或小酒店。父亲哪能不体会老叔心头所受到的压抑，他已经成了个书办，不再是什么西席了。东家的姓氏，父亲在日记上从没提过，我想不是偶然的。

对祖父的东家，父亲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。祖父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，到吴保初手里至少是第二代了。抠门是一般地主的共性。听人家说我父亲印章刻得不错，他拿了块石头来到账房里，对我祖父说：“烦令郎有空，随便刻个姓字章吧。”父亲初当小学教员，像孩子似的也盼着放暑假，好自由自在地读几本想读的书。没料到又让这位东家早给安排妥了，他对我祖父说：“令郎暑假里没有什么事，陪我那小的温温功课吧。趁中午前凉快，每天温两个钟头。闲着不也是闲着。”我祖父哪能不答应。吴宅的田产想来不少，每年秋收之前，我祖父得把收租的单据准备舒齐。我见过那玩意儿的复制件，记得叫“由单”，项目烦琐之极。佃户姓名，地块位置、大小和等级，必须填写清楚。然后按本年水旱丰歉，由官府核准的成数，算出每一块地该交纳多少稻谷，再按粮业同行公议的谷价，折合成银两，各一式三份。如此年复一年，我祖父的精神渐渐不济了，



叶圣陶的父亲叶仲济 (1848-1919)

吴保初似乎没想到给账房添人手。老人家只得把自己弄舒齐的一份带回家，让我父亲下了课替他誊写另外的两份。下乡收租倒不劳账房先生，自有村镇上一些叫作“催甲”的地头蛇包揽了，于是佃农又被加上了一层中间剥削。

那些年，四乡农民抗租的风潮已时有发生。有些地主变卖了祖产，成了新兴工商业的老板。吴保初另有一功，他擅长谋干，当上了锦州电报局局长，临动身前听说我父亲在小学里受到排挤，丢了饭碗，对我祖父说他先去锦州看看情形，好歹给弄个差使。我父亲很不愿意进电报这一行，又想借此出关去见见世面也不坏。正在犹豫，吴保初托便人带口信回来了，说关外冷得能冻掉鼻子，没长毛大獐狼皮褥子休想过冬，等明春再说吧。到得第二年春天，他调到了哈尔滨，那就更甭说了。谁知不然，他写信回来说不久就调回苏州，不知他使的什么神通，还真个回来了。于是宾客盈门，恳求援手提携的不断，我祖父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

02

父亲早年出版的如《隔膜》《稻草人》等，封面上都印着“叶绍钧著”。“绍钧”是父亲的名，大概在出生时他老叔给取的，家里认真读过“子曰”的只有这位老人家。还有个字“秉臣”，可能十一岁上为报名应考童生，也是请他老叔给取的。旧社会里就有那些啰唆的规矩。孩子出世了起个名，当然是必要的。男的将近成年，准备跨入社会了，必得起个“字”，也叫作“号”。长辈仍旧直呼其名，朋友之间非相互称号不可，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，更甭说对

长辈了。而自己称名，则表示谦虚。号取多少个都成，可以自己取，可以请别人取，其实还包括众人硬给起的绰号，如“周扒皮”，如“孔乙己”。

有人说辛亥革命了，我父亲嫌“秉臣”太封建，自己改字“圣陶”。这是想当然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证据之一，辛亥前一年，我父亲开始作日记，日记本封面就写的“圣陶日记”；证据之二，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，还颇有一些署名“秉臣”的。“圣陶”这个号是草桥中学的沈老先生给取的。那一天同学们起哄，都开了自己的姓名请沈先生取号。老先生古书念得又多又熟，很愿意露一手似的，当场给我父亲写了“圣陶”两个字，后头用小字注明“圣人钧陶万物”。“圣陶”这个号，当时就在同学中叫开了。父亲说，他到老也没找着这句话的出处，只知道“陶”就是烧制瓦罐的黏土，把黏土团旋成坯的那个转盘，叫作“钧”。“圣陶”两字，无非是用“圣人之道”来陶冶自己、教化后进的意思。如此说来，给我父亲起名的老叔当时年纪还轻，塾师还没当够，还希望侄儿长大后继承自己的事业。沈老先生没给我父亲上过课，单凭“绍钧”这个名，批上了不着边际的赞语“圣陶”。父亲后来把许多心血花在教育事业上，我看并非由于受到了自己的名和号的激励。

父亲是两房合一子，全家长辈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，自幼受宠爱是必然的了；要是在如今，还不成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小皇帝？亏得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年紧似一年，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纨绔子弟。例子就在眼前：当时我们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园里，那潘家不就是这样败落的吗？要不然，怎么会把祖宗手里建造起来的家祠，卖豆腐似的分租给小户人家呢？那后花园，想来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差不多。我父亲也自小喜欢野花闲草，却从没写到过在那个荒园里度过的愉快自在的童年，我如今也没法凭空虚构。

如今兴的是望子成龙，儿女还没进幼儿园，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识字认数。据父亲说，他进私塾前已认得三千来字，是我祖父亲手写了方块字，一个一个教他念的。我有点儿为祖母抱不平，怎么把她的功劳全给抹杀了呢？记得我牙牙学语的时候，祖母，还有太外祖母，常把我抱在膝盖上，按节拍摇着我，教我跟着念民歌和童谣。歌谣可不是单个的方块字，是字组成的词，是词连成的句子，活泼有趣、声调悠扬的句子，没有教训，念着不感到压力，我学了一支又一支，少说也有上百支。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十几支来。其实父亲也不曾忘记他幼时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，最早受到的语言教育和文学启蒙。在他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，就有好几支经他加工的苏州童谣；有一回向中学生做广播演讲，还引用过一支《咿呀咿呀踏水车》，因为太长，记录上把后半截换成了删节号。我想有些报刊常命题征询知名人士：“对您一生最有影响的是哪一本书？”从没见过答案是“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”的。父亲屡次谈自己的文学历程，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亲，也没有什么是可奇怪的了。

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春天，祖父把我父亲送进同巷的陆姓家塾附读。当时我父亲才六岁，只记得塾师姓黄，先教念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。课堂是花园中的一座大厅，挂着块“报春草堂”四个字的匾。园里有亭有轩，种了几十棵梅树，还有李树杏树，想来跟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家塾也差不多。可惜才念了一年，陆家的各房闹分家，硬把一座大好宅院，分片卖了，家塾只好关门大吉。有一房迁到了萧家巷。父亲的日记中记着，他在中学时代常去萧家巷找陆家四兄弟闲聊；待他们一一成了家，也各奔东西，不知哪儿去了。一九五九年过苏州，父亲特地打听过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悬桥巷曾经有过这么一座清丽的花园了。

离开了报春草堂，父亲被送进了张元翀老师自设的书塾。有一

件事非提前记下一笔不可：顾颉刚先生和我父亲在那儿开始成为同学，成为亲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。悬桥巷东西向，南边靠河；潘家祠堂对面有座小桥，过了桥右首边就是顾先生的家。一九七五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亲去过，仍旧叫作顾家花园。其实在顾先生出生以前，花园已经废了，租给了一家制线香的作坊。父亲说他下了学，跟随顾先生来这儿看水牛。香作里有头大水牛，老戴着眼罩，拉着石碾转圈子，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。两人都不敢走近，至多跺着小脚向它吆喝两声，或者拿根长竹竿在它屁股上点这么几下。大水牛并不理会，仍旧不紧不慢踱它的方步。七十多年过去了，香作早已不存在，老房子倒留着一些。看门的把我们领进顾先生旧时的书房，找了把椅子让父亲消停片刻。

03

张元翀老先生想来中过举，没这点儿名望，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给他教？又特严厉，顾颉刚先生说他“待童子若囚犯”，戒尺不离手。塾中的书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，一间大厅里七八个学生，年龄和程度都参差不齐，读的也不是一本书，这个念《论语》那个念《孟子》；老师只好一个个轮番教，给这个教几行，给那个教一段；先管识字断句，等学生背熟了，回过头来逐字逐句讲解。老师今天教的，学生第二天得照原样向老师还一遍；要是背不出答不上，就摊开手心挨戒尺吧。顾先生说 he 常常挂着眼泪回家；他父亲看他手掌肿得像半个馒头，连连说“怎么能这样呢”，第二年就不让他念书塾，留在家里自己教。我父亲倒从没尝过戒尺的滋味。同学中数

他年纪最小，也许占了些便宜。而我祖父，自己也舍不得打的，怎能让娇儿受这样的苦楚；自己又教不了，只好做出规矩，要我父亲念熟了老师教的，方准许吃夜饭。

顾先生还说，当时和我父亲虽然同窗接席，却连谈话的机会也极少。小时候我听父亲说，只等老师出门拜客，同学们就闹翻了天，在书房隔壁的那张炕床上扮演《武松打虎》。甚至也敢把辫子上扯下来的长发连接成“电线”搞起了“秘密通信”。一九六五年动员老作家给孩子们写文学作品，父亲连续写了五篇，总名《一个少年的笔记》，想给高小学生自己寻找作文题材做些个榜样。在小标题《你们幸福了》那一篇中，这位少年记下了晚间乘凉，听老爷爷讲幼时念书塾的趣事。不用说，这位老爷爷就是我父亲；除了末尾上房顶一段，讲的是后来在小学里龚赓禹先生的故事，其余的全发生在张元翀老师设的书塾里。

在严师和慈父异曲同工的关怀下，父亲总算念完了当时士子必读的“四书”，还有《诗》《易》《左传》。在八九岁上老师说他可以开笔了，就是对圣人的训词有了些儿初步的理解，可以开始学做文章——代圣人立言了。出的题目是《登高必自卑》，还关照他应当写到“为学”方面去。父亲依照他的吩咐写了八十多字，结尾是“登高尚尔，而况于学乎”。老师看得摇头晃脑的，提起朱笔，在“而”和“乎”字旁都加了双圈。想来父亲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，回家给祖父看了，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儿子中举的报条一般高兴。一九四〇年年底前，父亲写《论写作教学》，用这件亲身经历开的头。我想读者定能理解，我父亲绝非夸耀自己自小聪慧，而是为了批判那束缚思想的应试教育，把它捡来做引子。

平心而论，张老先生可以算紧跟时代了。一九〇一年，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，以策论取士；他出的确是策论题，可是指导学生走的仍是老路，也可见教学改革之难。废科举办学校的言论常见于报



叶圣陶第一张照片。摄于二十世纪初，十岁左右。